

隋書

卷四十六
之五十

涵芬樓
影印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隋書卷四十六

趙靈

趙天子實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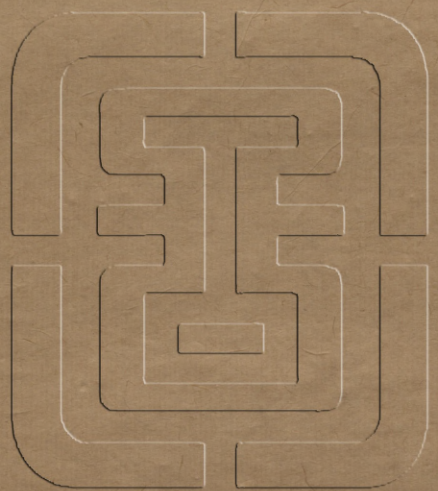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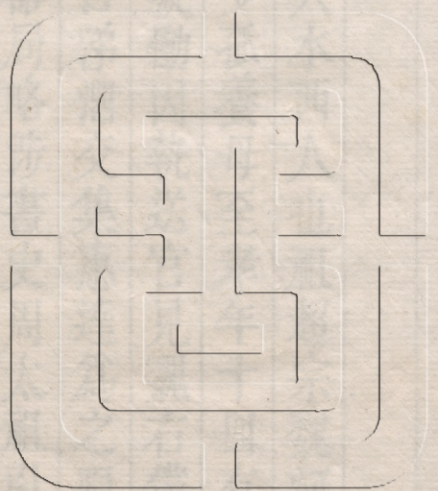
尚書左丞張少

衛者要對之職

不拜自述孤

及長深沈有器

尋從破洛陽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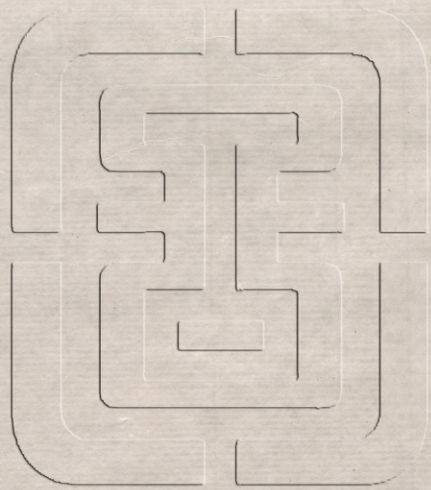
東太守文曾

人伐其家墓

不葬其墓

為相府

七教太



隋書卷四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一

趙昶

趙昶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昶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昶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爲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昶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

熈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邑三百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秭歸熈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熈益脩守禦熈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熈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

陳裨將覃冏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爲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熈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衆數萬自三鴉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爲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夫熈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熈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

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斐卒不言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大宗伯及踐阼斐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斐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爲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斐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斐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斐田中蒿者爲吏所執斐曰此乃刺史不能宣

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慙過於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斐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爲政深副朕懷開皇九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爲相府鑾曹參軍歷記室累遷熊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召爲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彊濟

所居之職皆有聲績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申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邑五百戶復出爲浙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爲丞相尉迴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

還京師賜以二馬輜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于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周

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
太祖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仕
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宫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
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
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
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
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暹明迥方覺令數十騎自驛
路追之不及遂歸東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
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
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

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
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
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
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
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二
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
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
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
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
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

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懼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諡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縣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卽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爲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欵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謙司馬消難並稱兵內侮高祖深以淮南爲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

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饑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勒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爲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行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

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勅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

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鎧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太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諡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孝後爲渤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克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翌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臘書

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硯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夫于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綿綵十萬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暉多才辯與千乘公崔睦俱使于齊遷振威中大夫武帝之娉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邑四百戶高祖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

請決杜陽水溉三時原既舄鹵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
明年轉左武侯將軍太僕卿如故尋轉兵部尚書監漕
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在任
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于京師時年六十上嗟悼久之
勅鴻臚監護喪事諡曰元子肅嗣官至光祿少卿肅弟
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
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
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

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
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
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
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
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
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邑五百戶
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
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兼領晉王廣司馬其
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晉王爲雍
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頴並爲州

都督引師爲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頴上柱國韓擒等於臥內賜宴令各敘舊事以爲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謚曰定子德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楊异

楊异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异

美風儀沉深有器局髫髻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爲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縑三百匹馬五十匹而遣之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爲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時

年六十二子虔遜

蘇孝慈

兄子沙羅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苑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爲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水縣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

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爲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厩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爲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

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迥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龙羌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蠻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雋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

吏案秦沙羅云王奉爲奴所殺秀迺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榼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齊陝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旣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之

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爲公遷小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硤州刺史數歲徵爲本府中大夫尋出爲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口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戶後數年晉王

廣出鎮并州以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旣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答鴻恩獻欷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昶

劉仁恩

郭均

馮世基

庫狄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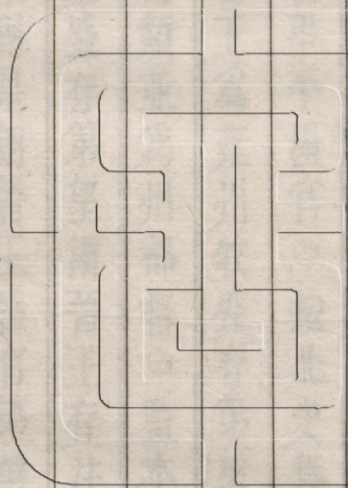
張昶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

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
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
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
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佇
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卽宜入
朝用副虛想及謁見勅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
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
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諡
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羨好學有父
風在魏釋謁奉朝請遷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爲外兵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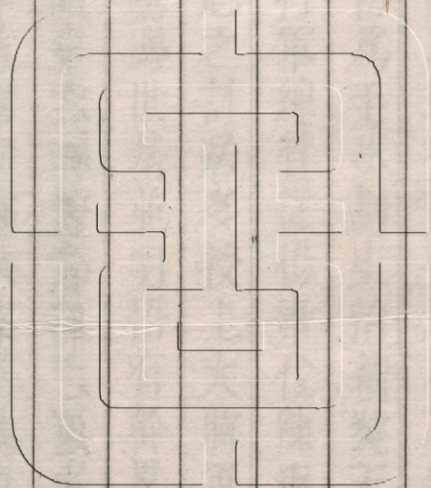
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錄賜
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高祖
爲丞相斐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
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爲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
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朞起令視事固讓不許授
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尋遷太
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廣爲揚州總管授斐司馬加銀
青光祿大夫斐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
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
及晉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

服稱爲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慧寶
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倜儻
有文武幹用初爲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
部尚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
肅於荆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天將軍甚有當時之譽
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畧相繼爲兵部尚
書代人庠狄欽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
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
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
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
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
昇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斐內外所履咸
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隋書卷四十六



隋書卷四十六考證

趙芬傳復出爲浙州刺史○閣本浙譌浙按本書地理志豫部有浙陽郡注西魏置浙州大業初置浙陽郡外無浙州之名

長孫平傳遣使弔平國官○按北史無國官二字

韋師傳于時晉王爲雍州牧盛存第望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頰並爲州都督○監本存作有宋本作存臣映斗按盛存第望謂晉王存注于門第望族若

作盛有第望則是謂晉王盛有第望謬矣又楊譎揚按楊雄卽高祖從子觀德王雄也

隋書卷四十六考證
蓋本齊抄本宋本并
 空對並尚
 宮二字

隋書卷四十六考證

隋書卷四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二

韋世康

弟沈 藝 從父弟壽

沖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
 刺史父夔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爲逍遙公
 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
 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
 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
 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

乾隆四年校刊

隋書卷四十七 列傳

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爲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
會中大夫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
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
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
古不以得喪于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弟子書
曰吾生因緒餘風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袞
命頻泣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膏
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
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
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孳

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
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
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
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
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
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
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
千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
職未朞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
在吏部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

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爲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臥治一隅於是出拜荆

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諡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爲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洗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寢上
士數從征代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
祖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
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
洗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
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
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
守徐瑋據郡持兩端洗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
相繼而進旣至城下瑋僞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
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瑋於陣高梁女子洗氏率

衆迎洗遂進圖嶺南上遺洗書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
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行稽服若使干戈
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渝州
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
洗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
聚衆爲亂以兵圍洗洗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
國賜綿絹萬段諡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
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
上令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
拜協柱國後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邑八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高祖爲丞相尉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求藥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爲藝黨於迴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卽從孝寬擊迴及

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數年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二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

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爲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爲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

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卽膺往旨冲旣至南寧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主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案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

衆爲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
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
厚得衆心懷撫鞅鞅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
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爲豫
章王暕納冲女爲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
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鄖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
早有令譽爲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爲雍州牧引
爲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
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爲丞相以

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
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史
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諡
曰定仁壽中高祖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以其子保巒
嗣壽弟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
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
周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爲丞相以平尉迥功進
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總管卒官諡曰靜

柳機

子述

機弟旦

肅

從弟雄亮

從子譽之

族弟昂

昂子調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

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
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
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
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
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
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
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爲納
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
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
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

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
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
柳俱摧孤楊獨聳坐皆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
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
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簡子述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爲太
子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
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
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
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

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讐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叻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

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爲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爲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大翼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爲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讐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于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

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
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
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
十一有子贊

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審之身長七尺五寸
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兒童時周齊王憲嘗
遇審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
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大廟審之
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及
高祖作相引爲田曹參軍仍諮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

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審
之有雅望善談諱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
輒令審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
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審之
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明可汗求結
和親復令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審之前後奉使得
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
仁壽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
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
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審之諭令

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令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沖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涇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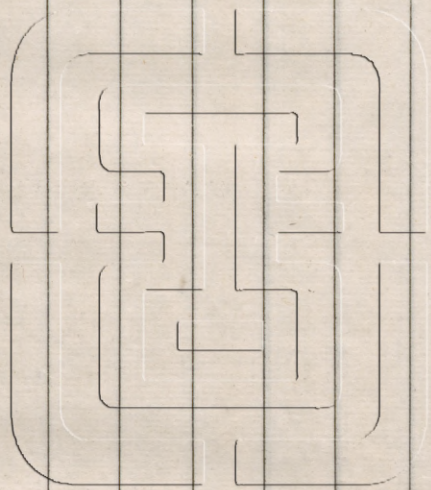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

清顯開皇初爲太子太保昂有氣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疎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旣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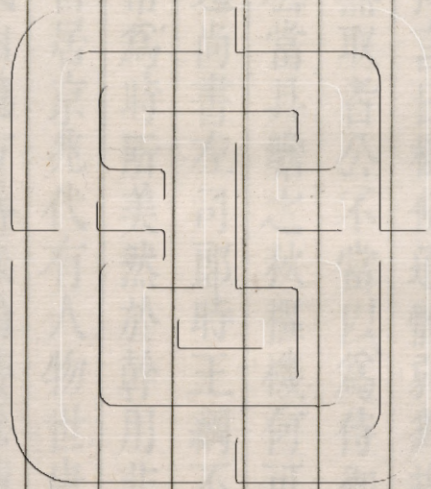
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鬪二邦之力遞爲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澆俗敝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彞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蒞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

卒官子調起家祕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
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板
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
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
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
或入處禮闈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旗旆成陰在周暨
隋勲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
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名節自立
忠正見稱謇之神情開爽頗爲疎放文城歷仕二朝咸
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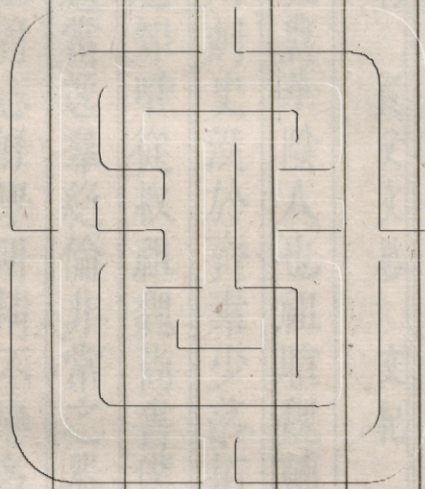


隋書卷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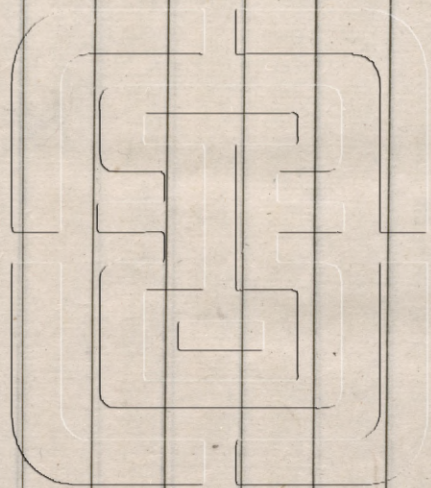


隋書卷四十七考證

柳機○注增昂子調從本傳



隋書卷四十七考證



隋書卷四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三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

字文護引爲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爲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

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王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宣帝卽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

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爲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艦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

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舩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

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
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
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
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
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
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
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
爲儀同立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
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
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

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
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
素爲行軍總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
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
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
破之執遷虜二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
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
素率衆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
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愴黥歛賊帥沈雪沈能
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

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

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翦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迭智慧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

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爲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轍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頴前視奏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卽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

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緡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

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三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爲尚

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爲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

質受賑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算揚旂江表
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
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
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
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委
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
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爲陰
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
自占擇纖介不善卽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
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

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
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
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
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
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
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
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
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
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
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

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
萬歲李綱柳或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
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
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
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
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
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
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
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
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

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
開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宫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
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
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
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
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
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
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
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
於是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率衆數

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策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

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况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包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侍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枕伏苦廬顛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旦以誅

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耻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勲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始便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勲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嶮抗拒官

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趨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暨交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搃旗伐叛柔服无惡旣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于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勲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

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
書勲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
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塞不次素上表陳
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
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
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
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
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
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收臣於疎遠
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

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
寢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
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
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
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
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
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
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
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
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

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
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
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諡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
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
河東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
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
功葬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
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勲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
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
遞代方緜歲祀武播彫篆用圖勲德可立碑宰隧以彰

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
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
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
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
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
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
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耶素貪冒財貨營求
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
方都會處邸店水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

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爲查所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爲邵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

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

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合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改封修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疎出約爲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朝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卽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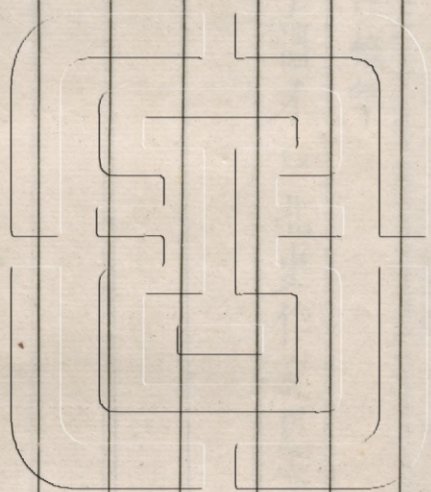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勲進授上

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埽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儁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如邑二千戶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諡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戶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人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

遷荊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倨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菹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竿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隋書卷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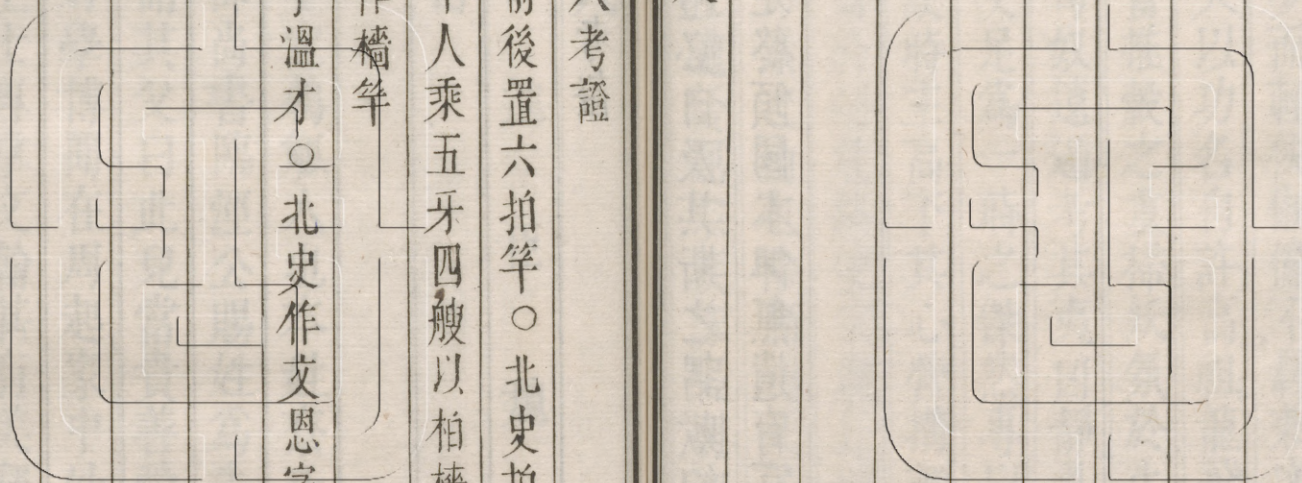
隋書卷四十八考證

楊素傳左右前後置六拍竿。○北史拍竿作檣竿

素遣巴蜚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

北史柏檣作檣竿

文思傳文思字溫才。○北史作文思字溫仁



隋書卷四十八考證

隋書卷四十九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四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鵜觚人也本姓奈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

乾隆四年校刊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

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旣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

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生墳籍掃地皆盡本旣先亾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亾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

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
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
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
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
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
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
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
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闕
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
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
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
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三秦以此而論足
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
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
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
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
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
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
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

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
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
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日殘缺猶多及東夏
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
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
比梁之舊日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
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
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
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

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
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尙有遺逸非所
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
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
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
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
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恠惜必須勒之以天
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
閣所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
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

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于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四十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面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玉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

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者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站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亾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尊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

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潤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

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
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
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
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
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
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
曰神升曰曰顯紀黑曰立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
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
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
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

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
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
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
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
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去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
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
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一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
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
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
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

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大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

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廡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璧則曰璧廡其室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圍宮垣

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
廡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
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
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
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
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
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
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闕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
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
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

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
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
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
樂府歌詞撰定圓且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
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
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
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
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
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
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

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
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
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
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
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
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
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
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
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
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

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
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
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
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
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
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
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
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
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
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

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殿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七十二律其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

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

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上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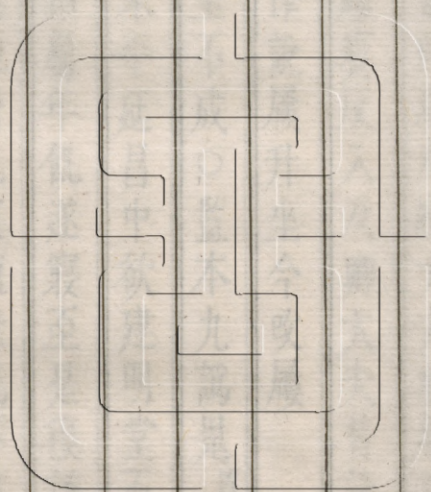
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詔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眾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

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墀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

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

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亦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弑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闈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澂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弟曰劼好酒而嗜書因射教引駕車牛引來還宅
其妻迎謂之曰夫何樂也劼曰亦無所怪問直答
不在願坐定其妻入曰劼好酒好書好色好財好
知之名顏色白名不虛傳劼曰此有文集十卷
各行於世長千萬本亦好學至西史舍人次于左
劼性凶險無人敢與交劼等同謀弒逆其
父世曰牛也其好讀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
子貴不本崇基不辯干味外義以型深風指詩不能也

隋書卷四十九

考證

牛弘傳本姓奈氏。○北史奈作遼

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監本屨作履儀禮燕禮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禮記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今改屨

五九紛競遂至不成。○監本九譌鬼臣映斗按魏書禮

志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

或云九室頻屬年飢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

元議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廟之禮迄無

所設是五九紛競也

從拜恒嶽壇場珪幣禪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帝

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舊本太行作

太常臣映斗按作太行則文勢屬下作太常則文勢

連上存參

隋書卷四十九考證

隋書卷五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世 內

列傳第十五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
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
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
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時
文州民夷相聚為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巖谷徑路懸
絕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

乾隆四年校刊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也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憲挺身而遯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勲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

功高位縟禮宜崇榮冊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旣翦何能及遠

哉尉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宵襟運奇謨於掌握臣以微

賤早逢天睭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善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禮初爲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爲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昂字

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
昵之每有遊宴皐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
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皐與宮
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皐聞而
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皐今已壯不可在宮掖
帝曰皐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
宇文化及弑逆之際皐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爲門
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暝宮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
皐與五十人赴之爲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暠之六世孫祖延
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
榮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
未嘗廻顧當爲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
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
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
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
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
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
必爲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

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爲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爲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爲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弟襲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爲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將圖之爲兄則所遏孝矩乃止其後周太子爲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

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旣而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後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卽宜徙節涇郡養德臥治也在州

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郁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褒最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脫身而出爲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以功超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

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褻
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褻受金縱賊上
遣使窮治之使者簿責褻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褻便
卽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褻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
尋發於他所上謂褻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
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
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卽放免臣之
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今爲物
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
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

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
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
壽初嘉州夷獠爲寇褻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卽位
拜齊州刺史尋改爲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
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褻詰之
掾理屈褻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
褻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
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

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
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
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
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
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執時汾州與姚襄鎮相
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
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
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
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
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

使榮綬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
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武帝親總
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匹縣
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
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
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
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
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禪引爲
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
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

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帝卽位入爲武侯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干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

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

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旣射而

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爲常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旣而高祖爲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見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日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

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頴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爲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諡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父蔚仕周，爲朔、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

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愬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愬爲內應。愬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兇黨之所蠱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爲

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愬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卽位授安內史侍郎轉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

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愬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愬爲衛州刺史安子瓊愬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愬安兄弟減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周歷旣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實繁姦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

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
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臺縣男哲深知逆順披露
丹心凶謀旣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懋庸
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
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
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
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勲重弘賞
命於是拜安哲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
口復以哲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
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獻欷悲
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諡
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哲後坐事除名配防嶺
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
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
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勗幼養宮
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哲
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
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譽

隋書卷五十

隋書卷五十考證

李禮成傳官至度支侍郎○監本侍郎作郎中閣本作

侍郎

臣映斗

按隋志度支尚書統度支戶部侍郎各

二人通典云隋氏諱忠不置郎中惟置侍郎為尚書

郎耳

元孝矩弟褒以功超拜柱國○監本超譌復

臣映斗

按

上文褒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未嘗為柱國

宜為超拜非復拜也從閣本改

宜為超拜非與拜也監本改

上文褒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未嘗為柱國

長奉朕策愛以快朕拜柱國監本改

顧耳

二人監本改

封顧臣映斗封顧志與支尚書錄事支臣映斗封顧志

李勣知勣官至與支封顧監本封顧封顧中閣本封

隋書卷五十考證

隋書卷五十考證

李禮成傳官至度支侍郎監本侍郎作郎中閣本作

侍郎

臣映斗

按隋志度支尚書統度支戶部侍郎各

二人通典云隋氏諱忠不置郎中惟置侍郎為尚書

郎耳

元孝矩弟褒以功超拜柱國監本超譌復臣映斗按

上文褒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未嘗為柱國

宜為超拜非復拜也從閣本改

宜為誌拜非與拜也

上文與官至開拜此平漢公獄狀陳史未嘗為并開

天奉張羊葵以故誌拜并開○蓋本賦為與亞與平誌

頓耳

二人賦典云拜拜是也

并頓亞與平 對謂志與支尚書並與支可謂并頓各

李勣如勳皆至與支并頓○蓋本并頓并頓中關本并

隋書卷五十一考證

